

讀

左

補

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一

四明 姜兩璋 驍

受業毛 昇增訂

男

球 技

昭公九

經

庚辰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

聘

杜解晉頃公即位通嗣者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日

飯南里宋城內里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

月乙亥叔軻卒

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平侯弟悼。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杜解周景王也無射鐘名於共聲於辨德無射之管以

父母心疾死
是諫不從而
心感之辭

劉裕賦姚洪又移江東後入東魏至隋開皇九年平陳遷於
西京置太常寺十五冷樂官州鳩名曰王其以心疾死于
年放棄之。音亦力可反。州鳩地。樂因音而鐘音之器
夫樂天子之職也。主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音之器
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之作。器以鍾之。鍾聚也。以
與以行之。而須音。小者不宛。細不備。大者不極。極大不入
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林經小大適均。則能和。故和聲入
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安則樂。究則不咸。不充滿。極則不容。心
堪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極矣。按擊必王心弗堪其能久
乎。為明年天。王崩傳。

聲音之道與心相感。與治相通。後世聞音而知人之賢否
國之休咎。戰之勝敗。敵之去來者多矣。獨是鐘極未成。鳴

禮費得中過
猶不及

好爵

何以知之。據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問於伶
鳩。又諫不聽。卒鑄大鐘。此則其既諫而退後之言也。極鐘
形橫大也。卽鐘之橫大。而知其聲之橫大。王心弗堪也。鳩
未聞聲而預卜其心。此又在聞聲知心之上。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輿。

不在適子位
以長幼齒

大夫送

葬者。踊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

亡。是君也。必不終。

大

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

息

今蔡侯始

卽位而適身。身將從之。

為蔡侯朱
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

叔孫昭子以
三命爲國政

季孫欲惡諸晉。

憎叔
孫在

已上。位欲使

得有司。以齊龜。國歸費。

在十
年之禮

爲士鞅。

曰。禮。勝之。齊。條。五。生。男。半。禮。不。必。

士鞅怒。曰。龜。國。之。位。下。

劉炫

貞三附錄

卷四十一 昭公

一

亦是季孫恆
之

其國小而使鞅從其半禮是卑敵邑也將復諸寨君
厚矣鞅必不怒時魯人報云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年言
鮑國之禮鞅遂怒其輕已
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
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晉頃卽位五年而後士鞅通嗣君且怒責半禮以視昭公
初立韓宣來聘慨然於易象春秋風斯下也許氏曰禮好
不結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此聘不復志也

本是滑言至
後竟成實語

不審其事之
有無而自認
死亡公已中
後人之毒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儻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儻為御士公
士。貍。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等。遂。言。之。公。
數。俱。反。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等。遂。言。之。公。
曰。司。馬。費。遂。為。以。吾。故。亡。其。良。子。謂。華。死。亡。有。命。吾。不。可。以。
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則。常。亡。走。宋。國。死。如。可。逃。
何。遠。之。有。言。亡。可。逃。死。勿。慮。公。懼。使。侍。人。名。司。馬。之。侍。人。宜。
其。遠。以。恐。動。公。

知子真如父
然恨除之不
早月使爲公
復士

是始臣辨命
之將大夫亦
不得日主

禦橫之師最
得力否則斷
欲守吾國亦
不可得也

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使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饒子
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
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從者司馬亦
如之亦如張句華貍尤之厚賜曰必有故使子皮華承宜僚
以劍而訊之訊問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張句欲殺多僚子
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吾又重之不如亡也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
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期任期亦殺多僚劫司馬以叛
而名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無諸橫華氏居
南東城以南里叛六月庚午朱城舊郟故城及桑林城
名之門而守之

三有卷 長日一 昭公 三

前此華向奔陳。亂已結局。而多僚謂兄發難。費遂曲從。君命前既逐。登後將逐。繼臣道無虧也。雍欲安其父。寧亡以避。子道無虧也。亂何從生。乃張句一怒。而驅爲陪臣。所劫與之誅條。據司馬所統之卒。以叛使臣。道子道一旦塗地。而華氏兄弟相殺之日。竟爲華向入宋之機。自華向驅句合。而華氏遂不可制。凡叛入於戚。不言衍。入朝歌。不言晉。入蕭。不言宋。皆據其私邑。以逃死。而非欲覆其國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今以南里叛。是宋之臣與宋君中分國都而爭。此宋也。其惡不浮於據邑以叛者哉。未句。虞門一段發明。經南里繫宋之義。

夫。王。午。制。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事也。滿。

不爲災與非
必吳缺照

何爲對曰。至冬至二分。春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按劉氏。注謂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而云魯衛惡之。春分之月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使安在二分。不爲災。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陽不勝陰。疏云。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於是叔軻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爲水也。哭也。八月叔軻卒。

汪環谷曰。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曰。不爲災。使公怠於脩政。至於失國。豈黨於季氏。而姑爲諂諛以悅君也。十七年。意如不救日。昭子卜其將有異志。此年公以梓慎素明天道。故問之。而意如仍未之救也。君

春秋無以國
都為戰場者
樂五國之師
張末都民生
塗炭極矣分
兩截看上截
以虜人獲為
主下截以公
子城為主

臣之隙已成昭公自危之甚矣梓慎不能以脩省啓其君
而遷就其辭張氏比之漢張禹日食不敢言王氏信然也
然則叔軻之哭其諸有季氏有君必為魯禍之憂乎昭子
謂非所哭而後此聘宋語及國事則又不知其涕之潛然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齊大成宋厨
人濮宋厨邑日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
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按今在河南商獲其二
帥公子苦維偃州員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與餘以敗宋
師公欲出山厨人濮日吾小人可藉死死熱而不能送亡
亡補注送君請待之請君待復乃得日揚撤者公徒也疏云合

日則傳取耳
得力全在揚
振復衆

唐云有死之
心無生之氣
李光弼置刀
戰中似之
又云色皆朱
厚陳後之呼
似之

忽採三事見
華氏與公中
分其氏

李云齊侯
遺馬枝鳴成
宋又遺死何
心徒加亦見
齊其救也之

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
漢書絳侯爲劉氏者立祖之意
人皆揚徽唯陽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
正東門名揚門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
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備長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走復卽之厨人濮以
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走復卽之厨人濮以
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華氏所翟
復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華姓
居於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復新說甲歸傳
無猜嫌春秋已後全無此風俗按此亦見十一月癸未公子
宋人不知順逆各患所來國所以亂也亦見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百師至晉今還我宋曹翰胡音寒會晉荀吳中行
齊苑何忌夫齊大衛公子朝前年山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
蒲邱宋地按今河南陳州鄭縣華氏願爲鵠其御願爲鵠鵠

則曰

宋地按今河南陳州鄭縣

五

切

陳云傳之趙

鶴莊之鶴列

意即龍虎鳥

蛇類也李衡

公謂後人誰

設物象耳

李又云公子

城不在六朝

之列而以

衛國矢無處

發可與射

齊名

又云于熒知

死伍為義而

不知助叛為

不義也

皆陳子祿宜御公子城莊墓為右干壘御居封人華豹

云呂邑封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然而反之其

呼已反將注豹則闕矣注傳矢闕引弓曰平公父之靈尚

還戰將注豹則闕矣注傳矢闕引弓曰平公父之靈尚

也疎云狎更遞也城謂豹大類抽矢豹止城射之殘豹張句

射我不使我得更遞也城謂豹大類抽矢豹止城射之殘豹張句

抽矢而下在車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

反扶伏或又射之死射于壘請一矢死城曰余言女於君

作偷伺又射之死射于壘請一矢死城曰余言女於君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當皆死千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廢車已死其下擊華豹張句同為一

可見三代伍乘之制五人為伍七十二人為乘而一矢以死

軍莫不皆相為死則死之擊馬得自魚潰為帶之也大敗

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臂而呼見華豹曰吾為樂氏矣晉樂

皆述太宰之言
言痛捕助逆
者以結全篇
道選下篇

入作亂而死事
在襄二十三年。龜曰：子無我廷。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

如楚乞師。華龜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

食於睢。上與而送之。乃復入。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遊華氏大

宰犯諫曰：諸侯唯未事其君。事其君若以前未嘗有。彼善

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

許之矣。為明年華向
奔楚傳

晉荀吳帥諸侯之師救宋。經不書救為其不成救也。故前

半篇寫厨鳥二子之有功。見晉救之無力。後半篇寫公子

城之出力。見諸侯之無功。宋華向兩家遍於六卿。復招宛

悍為瓜牙。兩家叛於內。強吳攻其外。則宋社墟矣。而來之

所以不亡者。吳師未來而齊先為之戍也。當是時。惟一朝

不坐蒸不與之厨人濮與齊戎之烏枝鳴爲公紆患乘其
未定輒敗吳師而吳爲氣奪華登復帥吳餘衆又敗宋師
而忠義之氣國人同之故揚徽而從用劍而從於萬死中
求一生迫衰首一呼僞得華登而吳師再敗不然晉雖救
之不且無及哉此宋國存亡一大關鍵也踰月公子城始
以晉師至知晉救之不速矣然吳師既靡合齊宋諸侯之
師何難刻期勦賊華亥雖欲搏膺而呼不可得也乃彼此
觀望而奮不顧身者獨公子城華豹張句克黨皆死於城
手大敗華氏而諸侯遂圍南里軀又率十五乘犯圍而出
遂登如楚乞師而食而哭而復入一似無人之境又想覓
諸侯防禦不力雖圍如未圍也然則諸侯之救宋亦名耳

謂蔡以則利
此則利
蔡則此則
蔡則此則
蔡則此則
蔡則此則
蔡則此則
蔡則此則
蔡則此則
蔡則此則

安得謂之救哉。傳詳叙於篇。以釋經不書救之義。

蔡侯朱出奔楚。采楚明知其鼎蕪而接踵而投可閉哉。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子之子平侯。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

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想於楚。

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蔡人。以陳其子。

謂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小人而為君子之事。未有能終者也。熊居反。靈虐政而復。

蔡君子事也。而出君立君。無所不為。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拔晉屬。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

且懼泄軍謀。原
傳傳晉失諸侯

汪云何不如
兩人不復反
取乃知神子
之宗發偽因

卷之四十一 昭公二十一年

公數輕於晉晉卿承意如之屬而拒之也

經

辛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

里出奔楚

狂原言自南里別從國去陳傳書奔言伏駭也書奔猶可也書歸甚矣書歸者趙鞅也。大

蒐于昌開

按三家燿武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悼王是冬卒。悼王

弟敬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故速晉通晉使如京師止

此王室亂

按如云京師亂通乎國人亂在下。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皇

彛也曰王室亂起於家庭亂在上也。劉子單子曰稱王

爲王也

按皇帥溫。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鄭駟晉助

水今在河南府境

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卽位故不言崩。疑問猛居于皇敬居

君也

敬立。在除年之。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曠年不可無王也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北郭啓大夫帥師伐

傳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北郭啓大夫帥師伐

以設行成也
而此中情

聖堪

不義之請大
有愧色

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夫莒大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
之大國，不可怒也。歸魯此亦守小弗聽。敗齊師於壽餘。莒地
山東安齊侯伐莒。即縣境莒子行成，司馬宓夫。齊大如莒，涖盟。莒子
如齊，涖盟於稷門。齊城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

於是莒三被齊師矣。小國無以堪此。遂動叛臣出君之謀。

楚遠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也。

以為宗羞。言華氏為宋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

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

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者，惠保

敢邑無亢不衷。按亢蔽也。馬氏曰：言以焚亂人，孤之望也。唯

以義距楚燒

不幸後亡不
出華罪所料

述六親

結國人

卷四十一

十一

君圖之楚人患之義距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

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

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龜華登皇奮傷省城士

平出奔楚華龜已下五子不書非卿陳翹時叛臣困守宋公

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邊印曾孫爲大司徒定樂祁

孫樂爲司城仲幾仲江爲左師享代向樂大心爲右師代華樂

輓音晚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

此三叛奔楚傳前四篇皆結局於此前篇華亥搏膺一呼

已是束手待縛忽又轉出如楚乞師以楚之強合吳攻宋

宋何能支幸而吳當敗北楚素與讎既無合兵之理而楚

師方出。又得太宰一番讜論。故不助攻。而但請出之也。其云固請於宋。可見宋君有殺賊之志。國人有必死之心。賊皆可盡。無如列國之卿。無非華向。不欲明正典刑。以孤孽勢。且俱怠於戍。而畏楚也。故討賊義旗草草。結局大害。八賊出奔。由晉之無能也。宋公別建六卿。而存宋之厨人。濮救宋之公子城。俱不在列。何以作忠義之氣乎。然華向兩家。則無一人與華元與聞。弑昭向。戍計殺太子。且俱以和議毒天下。謂可長守富貴也。轉盼間。子孫以叛逆棄天道。可長哉。或曰。華費遂其無罪。歟。曰。安得無罪。費遂大司馬也。子驅副之。國之兵柄。屬焉。華向無故而殺諸公子。提一族。誅之。易易耳。期公與費遂謀。而華向敗奔。可見矣。迨

八子奉命討賊。鬼闕拒戰。師敗並奔。而大司馬若不聞也。未幾公以大義典謀。費遂以討賊。自任誅向寧。華亥自無後此之禍。何以驛之出境。而遂無事也。蓋翟與華向消息與。邈觀其五月丙申。殺多僚而亡人。即於壬寅入中。隔六日耳。叛君劫父。寵優為之。則多僚之言。夫豈盡誣之哉。費遂有為君定難之心。而無大義滅親之斷。往往受制於子。被劫之後。悔之無及。其生其死。不得而知。故八子出奔。不著費遂之名。

王子朝景王長子賓起子朝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起即說之欲

立之王語賓孟欲立子朝劉獻公劉之庶子伯益劉秋事

單穆公慎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

厲生變亂

命云時王已
有疾遂則有
變故孟見
動念遂歸告
王
隱僻語使
是亂議

亦是子朝賓
起使之

天譴

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飲惡之。換子朝之言實孟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異其為犧
故自違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孫
感難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按賓孟言人異於犧也。畏
人用人故為犧者實求用於人也人犧人字指子加之黨已
字指王承上文言人欲用犧實非易事喻衆人立朝之難也
已欲用犧何害之有喻王立子朝之易也。犧以享宗廟猶太
子以承王位故為歸位。夏四月王田北山。
之喻蓋為隱語以悟王。田北山芒也。使公卿皆從
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故因田獵先殺之。蘇
景有立猛之命矣若猛未被立王命朝王有心疾乙丑崩於
爲嗣。嘆政不從何領將殺單劉以立朝。王有心疾乙丑崩於
樂錡氏。四月十日。戊辰劉子擊卒。二十日。無子單子立劉益。後事
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正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疏

三

公

十

是後。遂攻。賓起。殺之。黨子盟羣王子於單氏。王子
子以母貴也。朝故盟之。其傳劉單見王
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則或黨子朝故盟之。其傳劉單見王
猛殺賓起而盟羣王子。則猛因即喪次之位。而見羣臣矣。故
後益曰。悼王使猛而論
年豈不以天王名之。

此篇爲王室亂之發端。大書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正亂
本也。定亂者爲劉子單子。特筆提起。預著兩惡字。兩顯字。
以見劉文未立之先。已具公忠之志。又見劉獻矢心王室。
其子奉其明訓。後日不避艱險。扶顛持危。單之功。似多於
劉。而深明邪正之分。避王之治命。而不從亂命。則劉實先
發之傳。先將二子本領托出。是忠臣義士立脚處。王必欲
殺劉單。而後立子朝。以其難滅非義也。王崩。劉單知子朝
必亂。故先誅心腹之賓起。見王後始攻起。則已牽涉三之。

周云荀吳前
書故作巧也
非詐故也亦
以人感破而
反釋其斯之
通

通德俱以劉
謂爲權祖蓋
釋經以字之
張

命非無名之舉動矣。劉單始事已見正正堂堂。

晉之取虢也。

在十年既獻而反鼓子焉。

獻於

又叛於鮮虞。

厥晉

虞

六月荀吳

行

東陽

晉之山

使師僞釋者負甲以息於昔

夫

陽

故肥子

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焉。

鞮歸使涉佗

夫

守之

守鼓

之地

荀吳前日圍鼓。萬然仁義之言。今日襲鼓。絕不相似矣。然

始滅而反之。叛而後滅之。猶覺高人一線。

丁巳葬景王

王子朝固舊官百工

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

族之

以作亂帥如要餞之甲

以逐劉子

王

戊劉子奔揚

單子逆悼王

於莊宮以歸王子還

取王以如申

不欲使單子得

癸亥單子出

失王故

王子還

此子朝作亂而明單奔血

王相失是一

率王命名劉

項諸甚

迎王左一放

附叙第廿又

是一敗

插叙叔秋歸

點出天所命

云下為諸篇

下天引起

與名莊公名伯矣子朝黨也謀曰不殺單旗單不捷與之重盟必求

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也獎頃于獎與單曰非言也必不

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于還及領地大盟而復欲重盟合盟

殺擊荒以說委罪劉于如劉歸其地子亡乙丑奔於平時地

知王子還欲奔單故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延定

亡走止布二音同戰而殺之族子朝奔京其黨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

劉于入於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

公亦敗焉甘平為子朝所敗叔鞏至自京師葬景言王室之

說也魯所闕馬父魯大夫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無義效子朝不克當於事之不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

勝而王師
此晉人納王
而劉單復敗

已上俱送寫
成王即位以
下用分算

子皇出次以劉子如綽單子使王子處子猛守於王城守王
子盟百江於平宮平王辛卯鄆子子初伐皇大敗獲鄆子王
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月辛酉司徒魏司徒王以王師敗績
於前城子初所百工叛司徒已巳伐單氏之官敗焉百工
氏為單庚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按東園
氏所敗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今河南洛陽縣東
南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晉州城也五
州為及焦取濕原之師荀四邑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
劉蚩以王師敗績於郊為子初之前城人子初敗陸渾於社
用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難未即位周人益日悼王補廷經
地悉仍其舊不成喪也稱王崩已丑敬王王子猛母即位
外示傳疑法不成喪也稱王崩已丑敬王王子猛母即位
館於子旗氏周大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馬

不見勝敗

王宜其
不前

帥師軍於陰

所軍於陰

於侵氏

有師於陰泉

次於社

晉師

次

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任

王師分在三邑

解青解在晉王

解

月晉箕遺藥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三子晉大夫

伊洛

軍其東南

王師軍於京楚

子朝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此篇作亂者子朝討亂者劉單與劉單合謀者樊齊而勤

王不勇致王室之大亂晉爲之也分三段讀第一段大

誓子朝作亂於葬景王下天子崩葬必有主喪王猛立而

王葬諸侯之會葬者在馮天子之位定矣既葬之後然後

子朝帥羣失職之人以作亂稱王室亂之始也前殺一

賓起今歸之者百賓起劉單並奔而單子先逆悼王竟爲

賊得其一不殺之以絕人望者樊齊身隸其事也齊矢心悼

王而躬入賊黨。故欲殺單旗之謀。皆與聞之。其曰非言也。必不克力沮之而不聽也。大盟者王與子朝及諸黨皆盟。子朝委罪擊荒殺之。以堅單旗之信。於是樊齊洩其謀。使之出亡。又令伏卒要路。而王子還等八人授首。悼王歸而子朝奔矣。只百餘字。樊齊一片忠肝。歷如見明年傳。大書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表其功也。無如鞏甘大敗朝黨復熾。忽叙叔鞅歸一段。此列國諸侯刻期赴難之時也。傳述閔馬父之言。歸之於天。不言奔問官守。却此見諸侯無爲王室分憂者。中段單子告急。天子出居晉欲勤王。而全軍不發。君及上卿不行。但使籍談荀躒納王。不平其難。劉單猶以晉師可恃。併力用命。而晉師坐視王師之大。

跌。陸。渾。何。知。赫。驅。亦。以。晉。不。之。救。而。賂。始。在。其。爲。勤。王。乎。
故。本。晉。納。王。而。經。歸。功。於。劉。單。也。未。劉。原。父。胡。文。定。謂。經。
書。以。字。賁。二。子。擅。權。擬。以。霍。光。駭。乘。非。其。倫。矣。斯。時。從。亂。
蜂。起。羣。情。惶。惑。非。劉。單。出。其。死。力。繫。九。鼎。於。一。綫。則。大。事。
已。去。以。者。猶。爲。也。爲。所。當。爲。則。爲。功。爲。所。不。當。爲。則。爲。罪。
此。直。昔。以。者。所。以。深。嘉。二。子。之。忠。而。重。錄。其。功。也。或。曰。王。
名。劉。單。何。以。書。子。如。書。劉。狄。單。旗。則。嫌。於。名。位。之。卑。無。以。
厭。人。望。如。書。劉。子。狄。單。子。旗。則。又。非。書。王。臣。之。體。惟。特。書。
阿。乃。兄。王。室。禍。亂。天。朝。世。卿。夾。輔。王。嗣。身。任。艱。險。而。不。避。
託。孤。寄。命。而。不。可。奪。也。末。段。悼。王。既。崩。敬。王。卽。位。云。解。
於。子。旅。氏。則。此。時。救。患。真。急。於。水。火。而。晉。既。觀。望。不。前。

師畏懦不進。追晉取前城而王師遂敗。伐京可知。前此劉單之敗晉救不力爲之。篇中寫單子極出色。用樊齊之謀誅八黨奪悼王於平時。盟百工焚鄆於王城。遣使如晉告急而伐百工伐東圍。劉盆崎嶇以佐單子而勢乃不孤。寫劉單忽分忽合。單子忽勝忽敗。助劉單者有敗無勝。想見賊勢猖獗。措置萬難。悼王初寄身賊還之手而驚魂甫集。盡車復震。劉單一君卒復立一君。內變遞興。外援莫恃。一片孤忠無不傳出。

經

壬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莊解謝取和師。婦執畧反。

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稱行人。入讒。晉執使人。晉人圍

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進者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際無極而得立今卒於楚或役於楚而卒也

○秋七月苜子庚與來奔。戊辰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不書楚不滅也雞父楚地按今江南壽州西南

胡子晳沈子逞滅

國雖存君獲陳夏穀善徵舒元孫五綰

反。天王居子狄泉

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油水也時在城外疎云定元年城

成周乃捷之人城則陳僖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請之東

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齊曰天王居于狄泉。然子朝也

尹氏周世知也齊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

不與其。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元年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晉師也圍郊王

不書不。癸卯郊郭。○晉師在平陰。按今在

孟津東。王師在澤邑。○王使告朋。庚戌還。晉師還

里。○王以爲無禮。行師逐而子朝。後城若因物。歸

上府公爲此
二將晉師于
晉爲一經
大勝

此晉執反
每分三段看
不段是見執
之由

詳甚

晉人謀與

圍郊。日二師。便見晉人。不能前驅。敵愾告間者。使少休息也。此最劉單失策。處以晉之勉強赴難。卽以大義驅之。猶恐退縮。郊郭一潰。使之少息。無怪其得以爲辭。而振旅歸去也。或謂周人憚於供億。恐未必然。

和入城翼

和邑

還將自離姑

和邑。離云。和人從翼邑還。和先徑魯之武城。然後至離姑。而後至和。

公孫鉏

和大夫

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還依山南

行不欲

三子

過武城。徐鉏邱弱茅地

大夫

口道下

謂此山遇雨將不出。道下。遇雨將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離姑

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

其前道。斷其後之。

木而弗殊。和師過之。乃推而蹙之。

測義殊絕也。屨仆也。推弗絕之。木仆地。以塞後路也。

音厥。遂取和師獲鉏弱地。

取和師不書非公。和入摠於晉。晉人執之。書曰。晉

人來討。叔孫婍如晉。

按前惡叔孫於晉而

晉人執之。書曰。晉

晉人謀與

晉人謀與

三

中以其爲執
婦事不果坐
而執乃死
其而如使木
山爲中初分
爲四節極局
又使
三派與兵最

人執我行人叔孫婞言使人也。補注傳自玉真朔至庚戌遷

城翼至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如晉之由非謂特人城翼以後

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氏駁傳必如近代所脩日歷

而後晉人使與和大夫坐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

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寡君

之命介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

乃不果坐韓宣子使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叔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士彌牟。士景謂韓宣子曰子

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僚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

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子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說邾來取叔孫是爲乃弗

使邾居一館。分別叔孫士伯聽其辭而想諸宣子乃皆

臆對簿也
如吏入獄也
休其出獄也
自晉人法也
抑大夫也
至此叔孫
節不掠時助
叔孫者有子
服何辨難者
有士伯始怒
終釋者有
宜子然知處
處有范鞅有

之。按此四語緊接乃不果坐來叔孫以子服同與抑大夫對
其辭子服之辭也。子服以抑不假道保侃不據士伯直宜
子而宣子怒并子服皆執之。賈梁道劉用照乃謂使知魯大
夫各居一館夫抑魯自不同館何待言。士伯御叔孫從者四
人之使又謂並執抑魯大夫說皆謬。
人過却館欲使抑人見以如吏。按如吏下叔孫于其此三句
子以為魯曲抑直使抑人聚眾將以叔孫與之從士伯言乃
弗與御止也。時叔孫待命於朝因命士伯止叔孫不使與
自朝而如吏也。從者但四人叔孫已自去其衆也。歸不與抑
人猶過知作使知人見七以辱之也。疏以御為引導猶近之
或謂問官為罪人。先歸抑子。專想抑大夫亦歸矣。士伯曰以
御車無是理矣。
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其也。叔孫且而立期焉。
立待命也。從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按此叙二子出
且至且為期。猶云薪亦未便耳。病勞善也。舍亦館也。雖
力也。芻蕘之難。猶云薪亦未便耳。病勞善也。舍亦館也。雖
出狀猶拘禁之各為一所以不得聚謀也。故杜以爲因。范
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

三十一
公

此一段見叔孫由子求其者由于求貨不子也不出甲與使晉人猶服而恭孫亦以其人

且叔孫一舉一動晉人位為美談

曰盡矣

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

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欲行貨以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留申豐不使得出不

欲以貨免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下支吏人居於箕句則知二事俱在館箕以前也

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

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示不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

屋其補去之如始至有世職者必有家學

弟專謙論此事故脫曲折皆當幸免於難

韓宜雖云貪剛然賦質謙和即受邾想何至欲以叔孫與

邾人使之自治士伯力為排解卒執叔孫過邾館而後如

吏蓋士鞅來聘季孫已先下之石而求貨不得叔孫又大

拂其心也且求貨於魯

貨於邾而魯使不出邾貨已

行喜賂惡頑。此韓范儲叔孫之深也。首段叙却不做道於魯準以宋華元殺楚申舟事。則魯殺却使不可專罪魯矣。但全軍覆之則季孫之忍也。然於行人無與傳。只解經行人二字之義。而晉虐使臣季禍昭子皆見。中段出色寫叔孫以乃不果坐。乃弗與。乃館諸箕爲眉目。叔孫志在必死爲士伯歎服。故竭力周旋。然於其與和入則力止之。過却館則姑從之。無非稍洩羣小之忿。爲保全叔孫之地。末段分四節。前二節正見韓起之讎叔孫。由范鞅挾怨助之。而士伯之言不能盡用。求貨與以兩冠。不出申豐。尤見秉節挺挺。未舉其殺犬葺墻二小事。見臨難從容。真令韓起士鞅歎慕不置。乃知季孫之惡。叔孫於晉者。適以顯

庚申是昭十
四年始受
昭而納者

王居京師。晉師既反。劉單再勝。此正亂定之日也。乃尹氏
忽立子朝。誘殺劉佗。劉單師敗。直搗京都。不得已。以王居
劉而京師。遂讓之朝。於是劉師連敗。尹師連勝。而王室又
亂。尹氏素執周政。國則黨於朝者。子朝起事。不敢激動。
恐晉之議其後也。及晉師無功。遂悍然無忌。而召伯南宮
尹辛皆爲羽翼。是首惡在尹氏。而致之者晉人也。春秋
書立君者二。隱公四年。書衛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
無王也。今書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荷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
補正上年。烏存。莒大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爰
與齊盟。夫。大曰君過之。烏
而長丈二。而無刃。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夫。大曰君過之。烏

二語正龍
鳥存

首提時楚見
六國攻滅皆
由此人

叙謀

陳云吳以罪
人勝楚趙以
罪人勝吳蓋
激也則可矣
而此已去正
也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若

子十四
年奔齊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及諸侯之師奔命

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玳即令卒楚師燬城為所軍之重

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子潛反吳公子光曰。請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

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成克。事也軍其

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無陳大夫留壯而頑頓與許

蔡。庶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遠越非多龍政令不壹

龍人政。令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

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

乃搃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布。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不整

一訂而後
之也雖然
亦何可易
亂之初在
不可收存
可解也
叙事
君正一呼
前車未及
臨時後
止諸漢職
外
交職並未
楚師歸未
云楚師大
真岳撼山
分外有勢

後者敦陳整旅

敦厚也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七月二日

楚兵

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以徒不習戰

三

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從吳

光帥右掩餘

吳

子

夢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三國

亂吳師擊之

三國

敗獲

王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

許與蔡頓曰吾君死

矣

而從之

三國

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

者故稱滅大夫稱故曰獲獲得也

奔楚師大夫奔昔曰胡子旻沈子逞

不

言戰楚未陳也

按經所以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此來畏楚也

非願爲之役也

元帥卒

楚師燔夫復何畏而六國甘爲楚死者何哉

傳大書遺越

帥師蓋越驅之赴死也

又著奔命二字奔赴遺越擊吳之

之

在王城故

東王必大克

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國南北列

侯各就其君

南宮侯死而

其氏又征等

王去京

剛云能居國
宜有此城

當子朝猖獗之會徒黨日盛而南宮忽以震死亦足喪從
逆者之膽。莫叔深幸其大棄。且以為先君可濟。見劉氏父
子世篤忠貞。可補前傳未及。朝入王城。已定京師。而識者
知東王必克。以大義足以繫人心。此明年乾祭之詢。介衆
如一口也。

茅大子建之母在郟

郟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在河南新蔡。古閭反。

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郟。

附注。杜云。諸樊。孔陸皆云。諸樊乃僚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恐傳寫誤。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也。故傳誤。言耳。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遼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

伐吳以徼之。

徼。要其。勝負。遼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于雞父。故

往復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遺漣楚地按在

建之母蔡昭陽封人之女奔於熊居者及納秦女被逐遂

叛王招吳人入郢又奔爲吳婦矣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平晉爲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按汪氏謂是時婚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

婚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反然則公中無定見而

進退維谷甚矣

楚囊瓦子囊之子常爲令尹代陽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置吳復增脩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許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德及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爲諸

即慎其四竟
一段意而以
覆其四竟甲
期城劫之誤

馮云掛句太
多得此一容
乃變動有政

侯卑守在四竟裁自慎其四竟結四鄰之民狎安

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

諸侯政與然後守在四竟今但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濟

十八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才集

親其民人明其伍侯侯民有節伍信其鄰國慎其官

守守其交禮交按不僭不貪不懼不耆不耆不往侵鄰國也

不懼不使人侵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

祖率脩厥德詩大雅無念也肆述也義取無亦監乎若教

紛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士不過同方百里為一慎其

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午

乃變動有政

難以為安也為定
四年吳人楚傳

按孔疏云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欲城之故君子謂之忠今郢既固矣瓦畏吳侵偏恐寇入國都故成謂之必亡東萊云子囊為預備之計保邦於未危也囊瓦畏避退守郢以外不暇及也兩說皆是然於司馬立盲之意均未指出或云瓦政以貽成其亡郢不在城不城也不過借城郢立論耳此亦非也子常初為令尹食無由見司馬之意以其一政未敷首謀城郢是將與吳夾戰不至入其國抑而不已也故教之以正封疆修士田諸事在徇民實際用功而不必勤民於遠末以念祖示之瓦之祖子囊也子囊於晉悼時完其守備不與晉敵故民無內憂外懼之患

今晉已修好弭兵息民而執爨隨吳雞父之敗不擊前軍而蹈其故轍乎况楚國地已數圻大非若敖蚡晉武文之舊猶不知止早爲未後一著以待其敗安得而不敗亡也此語人之辭使瓦聞之或翻然易慮而平聞之或亦有悛心此戊之意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一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二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堦 堦 拔

昭公十

經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在解孟僖子也。未

。婚至自晉。喜得故婦。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

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自杞杞平公自城杞以來。倚晉以安。子悼公成立。冬

吳滅巢。楚邑。葬杞平公。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宮簡公。在解名莊。公。子盈。南宮鬪。南宮極子。

以甘桓公。甘平。見王子朝。補注。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爲之。劉子謂莒弔曰

之極而下
介衆之詢方
見轉身之妙

襄公二十二年

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

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按尚書注夷人謂平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

時偽泰誓。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

無此二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

入於鄆。補強。

甘桓之父平公，勤王爲子朝所敗。其子忘親事，讎劉子云。

甘氏又往爲王危之也。莨叔以務德對。大哉言也。古今得

天下不外此語。其器識爲當時第一流。豈徒忠有足倚哉。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叔孫使梁其經。叔孫家臣待

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右顧而

笑乃止。按呂云：叔孫前口直前不屈之氣，盡消索非也。叔孫

此亦士伯言。其詳范而後。得之自始。至

以方辨。解

亦之

正見君子
比小人唯恐
其人不知也

士伯不特叔
孫知已且爲
王家功臣若
使來是非
不可知矣
以爲於有
之實豈同

死得
明白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明自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子以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爾半逆吾子叔孫受禮
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按舍媾故以尊晉史官之例也
爲國之望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其媾遇
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汚敗矣

叔孫事事周匝精悍梁其經始則從豹繼又從媾兩與其
難固叔孫之親臣受命待門亦當時之義士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臨○地○問○周○故○
於○乾○祭○音干祭北門乾○而○問○於○介○衆○也○
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晉○人○乃○辭○王○子○朝○

此敬王子朝與亡大國鍵前此苟驟納王至此猶問介衆
者蓋子朝工於辭說鼓動衆聽其黨日盛而晉頃亦爲之

城門何由
其南面乎

動及景伯親至王城而衆口一辭云不納其使則知從前
使臣至晉是非變亂也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
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三公州長羣臣百姓以叙進
而問焉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問於介衆其亦得古意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旱
也且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欲
出故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按克勝也陽不勝陰莫然不動將鬱積而食爲旱也莫字另讀
梓慎以數窺之曰水昭子以理斷之曰旱而數終不足以
敵理或曰日月陰陽之精水旱五行之氣兩不相及非也
五行各具一陰陽陰陽變而五行應之安得謂其不相
也之謂陰陽易也

若王室何四
字得之士伯
歸一番正論

此詩字使之
知和字又引
詩和字使

語指昭公之孫恐未必然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瑕杏皆王邑

鄭伯如晉子

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相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蒺不恤其緯蒺寡婦也緯者常

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蠶蠶助淺貌焉吾

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

餅之罄矣惟魯之恥詩小雅魯大器餅小器常稟於魯者而

喻周也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起圖之乃

散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傳

王室之亂三年子朝定京都遣將攻掠城邑而東王曰微

士景伯介衆之詢邪正判然自當立舉義旗而坐視君父

之危晉人可誅也。大叔至晉，范、鞅問及富，有不安於心者。大叔命意謂此時鄭人服晉既久，今又朝晉，以晉能庇已也。王室蠢動，絕不加恤，鄭或有難，安望莊子寧事齊楚，毋使禍之及焉。蓋意在王室，却不在王室上落想名義，不足以動之也。從鄭翻出正義，以為從此諸侯在晉廷者，無人譬如人肢體麻木，不受針砭，惟於稍知痛癢處急下一針，於是應手知懼，懼者懼其失諸侯也。明年為黃父之會，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秋八月大雩旱也。

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

於河，河甲戌，律人得。珪，白陰不佞。王以溫人南侵。

諸河上。

珪，白陰不佞。王以溫人南侵。

王以溫人南侵。

晉以溫人助敬。

拘得。

湯其上情是人心備此焉足天意屬史

活訂曰自此
秦靈漢符紛
紛史策

料其亡邑而
反得志文勢
曲折

久正文

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不傳與之東管喜
玉故與之邑

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也名也之吳踵楚踵楚而疆揚

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音勞王於豫章之汭水越

公子舍歸也王乘舟倉及壽夢夫帥師從王王及闔陽楚

而還孔疏看與壽吳人踵楚而楚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

還鍾離不謂告敗盟歸義吳子過死於巢門者則吳之世沈

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勳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

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時大雅厲也其

王之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三有長
長日十一路
公
日

越使歸舟壽夢從役振旅而歸稱心之至而二邑竟滅則
戍言驗矣又謂亡郢之始蓋四境國都之守四竟不保則
國都危矣引詩厲階隱刺無極每篇爲吳人得志至此忽
兩點越人以見吳人殘忍適與楚垺入郢寓於此而沿吳
之人未嘗不隨其後也

經

甲申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

大心衛元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邾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有鸚鵡來巢。

君解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秋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下甸之辛。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

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齊侯唁公子野井

會通晉唁者三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按今山東齊河縣東流河北岸。

。冬十月戊辰叔孫

婚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按河南地。子景公頭曼。

立。十有二月，齊侯取郕。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居桐門，見之，語卑。

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

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能有禮乎？

無禮必亡。為定十年，季孫公享昭子，賦新宮詩。昭子賦車轄。

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明曰：寔飲酒樂。宋公使昭

昭子將為季孫邾宋公女，故賦之。明曰：寔飲酒樂。宋公使昭

昭子將為季孫邾宋公女，故賦之。明曰：寔飲酒樂。宋公使昭

昭子將為季孫邾宋公女，故賦之。明曰：寔飲酒樂。宋公使昭

昭子將為季孫邾宋公女，故賦之。明曰：寔飲酒樂。宋公使昭

後席就語是
有要事相商
恐聞於外人
耳情景如畫

叙桐門便意
季孫高係

上節明日二
字最著眼此
一段商酌在
初至之時而
明日方燕飲
也

一愛字收位
其方寸

而樂哀可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情血也。其明也。
為魄。心之神魂。魂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卒傳。季公若之婦
明屬陽。為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卒傳。季公若之婦
為小邾夫人。同母。故曰公若婦。生宋元夫人。外婦。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公若從昭
謂曹氏。宋元夫人。林姓。勿與魯將逐之。宮說凡出師。鄰國與夫
共昭公。欲逐季氏。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曹氏告公。公告樂
之。其不審不密。可知。平子之為備必次。曹氏告公。公告樂
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子武。魯
君喪政。四公矣。莫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
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魯君矣
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愛孫傳。則憂患至魯君矣
此為婚如宋傳。以中段為主。婚與平子皆國正。嚙孫孫以

聘宋爲名而使昭子爲已遊婦儼然以國君不得親迎使
上卿逆之之禮自處矣此不待昭公孫齊而後知意如之
無君也首段以右師引起見叔爲季逆是卑其大夫且自
賤其宗也無禮必亡子孫之徵豈待陽虎囚桓之日哉及
既聘而享車轄之賦已成昏也明日宴飲嘉禮也相與對
泣卽樂祁謂其可樂而哀而所以哀之故則未之及傳於
是追叙公若言昭公欲去季氏此在成昏宴飲之前夫乃
知昭子之甘爲季役者蓋斯時公與意如之隙已成濟國
有心助君無術因以此行謀之宋元元公有感於樂祁之
言愛莫能助主賓相語而不知其涕泗之橫流也厥後諾
卒而宋元以納公自任非不負前言於地下哉 或云元

公既知季之不臣何以愛女妻之不知從前納吉納徵諸禮已備今特使人逆女耳詎可失信於魯曲棘之行尤見天理之正

王宮臣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趙令諸侯之太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補注又曰明年傳見不惟急且觀望

禮十枕戈

子大叙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旋之禮便

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有人天

左不知禮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性生其六氣謂陰陽風用其五行金木水火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六好惡兩屬
謂法要變

屬云喜怒申
好惡申哀樂

或格曰此
常法甚奇

三能生也
謂法甚奇

德教勝其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我當震。要禮之本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我當震。天之威也。聖人作。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刑戮以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風雨晦明之氣。陽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利好。惡喜怒哀樂。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信以行賞。令以行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解哀樂。其正乃能則天。固地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叶於陽生陰殺之性。經緯錯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以和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其性疏云。性曲者。以禮曲之。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采樂。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采樂。

上之法以論
為中權謀
禮之大
自借為前宗
不惟王室無
世之大者借
為後助而之
我

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苦之何使客晉士伯

曰自踐土以來在僖二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

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

同乎右師樂大不敢對受牒而返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

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

定十年宋樂
大心出奔傅

天王播越四年豈直同室之人鬪者而不被髮纓冠救之

無人心矣乃王室為朝不謀夕之急而諸侯有既日愒月

之安躬不就赴委之大夫雖輸粟具成蔑禮甚矣况如宋

之勉強愛事乎故經不書謀王室但言十國大夫之會壹

若不知何事而會者而傳於中段詳叙論禮何也蓋王室

卷之二十一 昭公十四年

之亂晉以盟主擁兵坐視未爲上公不肯受牒子太叔以
天經地義民行大聲疾呼使之曲直赴禮以成人而說者
謂干戈擾攘違言禮教不知此正與原伯魯不悅學參看
不學則上陵下替而無禮上不知禮下不知學故助亂者
衆王室所由亂也前鄭伯如晉以利害怵之始爲此會茲
復於天性本原上痛切指陳有禮則生無禮則否振其沈
魄而使知君父之尊親非由外鍊禮明則亂自定故齊將
爲陳氏晏子告景公亦以爲惟禮可以已之也春秋大旨
歸宿於此豈徒爲權臣佩服已哉

有鷓鴣來巢書所無也

補注釋經之義備矣以師已魯大夫

曰吳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鷓鴣之鷓

下乃好事者所增益之孔疏此鳥以

唐書通考

故分言之。公出辱之。言鸛鶴來則鸛鶴之羽飛貌。公在外

鸛鶴字而不

野往饋也。之馬鸛鶴。跌跌于反。公在乾侯徵養也。與濡

又云純是一

公代立。鸛鶴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故喪勞宋父定

為後世史載

故以鸛鶴。鸛鶴往歌來哭。昭公生出童誰有是今鸛鶴來

宜其將及乎

將及。張元德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

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鸛鶴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

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

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越皆迭主夏盟。諸侯斂社事

之馴。至大亂。知鸛鶴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鸛鶴鳥穴居。不巢於樹。何氏曰。宜穴而巢。權臣自下居上

昭公廿五年

之微也。公卒爲季氏所逐。

秋書再奪。旱甚也。

折衷書之明其旱甚又奪也。公羊謂衆衆逐季氏遠矣。

豐氏謂孔子時年已三十五矣。穢公不能用夫子。以消旱災。然子家羈曰在側而有謀不納。安能用聖人也。

初季公鳥

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

即公與公思展族

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治其室。及季

此爲外孫於齊至叔孫姑

姒

公鳥妻鮑文子女

與襄人。食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

載以如墓謀遂行。載開已上不聽。羈

魯大之妻

公鳥妹秦姬也

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赤於公

言而奔已下不聽。羈言而不信也

甫

平子弟

曰。展與夜姑將要余。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醫勿內。日中不

孫非不當
討而倡之者
公若和之者
孫臏孫成
之者公爲公
果而蓋樹雨
亦皆不與聞
故以子家駟
之言勸轉

女悅孫孫爲
子文繼其位
公出城細小

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
奔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無言執之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
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
小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邠孫邠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子家駟莊懿伯曰讒人以君激幸事若不克
君受其名受惡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步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官以自明宮說此
下而贊儀與左右二三大叔孫昭子如闕魯公居於長府官
夫挾私怨而謀安能成事叔孫昭子如闕魯公居於長府官
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逾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

之疑

三弗許與三

弗許猶仍以

字家跨括舉

俞云此氏以

使田消區齊

三家分晉習

為此

向求符合竹

指孟叔兩家

二語是三家
主腦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于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鷄

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窮困為

之徒者衆矣日人慝作弗可知也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

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將蕪也蕪蓄民將生心生心同

求將合附注謂同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曰必殺之

言出於口停待數月其備如何不素何故公遂入季門季猶

不敢拒君之狀為後日文過之地觀公能入其門而不能登

其蠢足見季之備於內者素矣公君臣以為唾手可取唯子

其奸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

其衆曰若之何莫對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然則

二氏即不助
逆季氏之卒
亦足遂公不
如欲鄭非子
氏已在其
以却暗寫季
到水窮山
窮仍以此
一使使路
至此不
費得不出

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陳傳言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言無藏心也冰橫九蓋或云積九遂逐之逐公孟

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節昭

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

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平子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滅孫如蔡謀遂行已亥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補正近謂近

野井近齊師氏口齊侯言為近野之故使有司先待平書曰

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

下之禮之善物也在至野井齊侯曰自莒驅以西請救下

此句釋音公
子野非齊侯
僂侯若莊
討賦而仍
子家執折
言之大易已
無陽言之志

此又爲八年
中慮慮阻公
伏賦

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以待君命待君伐季寡人將帥做

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

天祿不再孔說謂得齊子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按

周公所封之社復得魯國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孔說既失魯國

於齊從君者皆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

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明罪之有無繼縱不

從公無通外內按以從公不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竊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

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按言吾或欲通外內之

出奔令公自歸魯而諸臣以爲皆有言彼此解脫且欲諸臣

異是好亡惡定矣三句是倒裝語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

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何為而何守焉

附注而何必守此盟誓之言也

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

子平子楨。穎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

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叔孫謀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館者執之。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館者執之。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館者執之。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館者執之。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館者執之。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館者執之。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館者執之。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來何窮也。儲云叔孫不出膠鬲之兵必殺。

此段叔經叔孫婦卒。

有異志下從叔孫也。無以

見公故一死

自公孫于齊

以討季氏

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取為子所欺。因祈而自殺。魯齒而已。使能以己邑為公邑。已徒為公徒。外請齊晉之衛。以討季氏。季不為魯子。使齊晉果拔季氏。亦不過能亡而已。

左師長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魯與公徒

左師長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魯與公徒

輕歸疏云劉炫云欲共公車騎而歸此騎馬之類古者馬以駕車不車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其補法公羊傳亦侯暗公于野井言以駭爲几與此言乘馬相令則當時固已有車騎者

傳以子家羈爲樞紐前叙三怨發難臧邱輩以爲奉君命討賊臣名正言順而子家直以讒人抹煞之蓋意如有可誅之罪而諸臣非討賊之人且政在季氏而二家不與事必無成自起處至此一折正昭公存亡之機也懷諫不從出奔已得其八九矣忽插叔孫昭子如闕大是可疑若明知亂作授意醜戾而已避之則昭子不爲若云不忍日觀則何弗身與救正愚謂昭子斯時必以不可告公與子家賂合公以其不足與謀也故自居長府而使之如闕與後此子家止耶戰而公使子家如晉意同傳兩句對叙其旨

已明。意如賊臣也。子家勸君歸國。甘與比肩。事主何哉。蓋季孫接結晉臣以制其君。其助臣辱君。公之積憤非一日。是以不之晉而之齊。然齊之臣猶季孫也。安能納公。故意如有改顏之說。將用以爲歸公之地。其所以不歸者。則在臧孫載書數言。蓋諸臣與季爲讎。倘齊晉討賊。則定策之功同於再造。如季孫改事歸君。則諸人勢難同反。故必繼繼從公。此全爲身謀。不爲公計。八年中處處阻却。不外載書數語。若公徒者。從公之士卒也。嘗執水而踞矣。其合力阻謀。皆諸臣使之也。平子有異志。一語爲後七年圍成。成拒居鄆。鄆潰。鄆陵徒盟。會邕無益。諸傳之綱。出奔之君。得以反國者。以其中有故君之人也。若意如爲主。而二

氏助之。他如子服氏、子叔氏皆受制三家。無敢爲異。則民皆其民。臣皆其臣。舍子家昭子外。更無第三人。子家從亡。昭子已死。是以不必有立君之名。而儼然主嚮也。公伐季孫。使郈孫迎孟氏。時孟氏未有專屬。不敢顯然伐君也。登高望見叔孫氏之旌。方知饒戾助季。遂殺郈孫。併力伐公。是昭公之孫不可謂非叔孫氏之力也。昭子歸自闕。使畧出其逐賢牛。拒晉卿者。縛澆戾殺之。因以討季。固自優爲。然而早知其不能也。其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夫逐君之賊。九世之族將廢。夫誰爲其子孫而祀之。則其志欲存季孫。非欲討季孫也。蓋無季氏。是無叔孫。一語淪入三家之髓。欲全吾君。又欲保季。以全吾宗。忘君不義。背族。

不祥勢不得以兼蓋故未事而涕泗橫流事至而萬難措
置迨爲季孫所賣而名義至重臣罪當誅不得不出於匹
夫之輕其生矣故謂昭子爲詐忠者謬也可以愧何忌之
忘君而謂其明乎國爾忘家之大義則遠不如子家羈陷
以立後而飄然不顧也

壬申尹文公

子朝黨

涉於隘

於鞏縣涉洛水也

焚東訾

敬王弗克

尹氏兵力甚強所過必克而東訾獨能拒守猶見大義在
人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

與平公

元公父

服而相之且名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

兄謂華

以爲二三十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變侯首

伏於
前定染印不
得藉口

頤以歿。唯是楸。楸中谷林也。楸所以藉辟者。印也。謂無

及先君。欲自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臣弗

敢知。昵。近也。舉昵宴。謂損親近。舉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厥臣之失職。常刑不救。臣不忍

其死。君命祗辱。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於曲棘。年

印據語
起本

宋元不顧昏姻之好。爲納公如晉。高出齊晉遠矣。故卒於
宋地。而魯史書之。蓋予之也。傳識其命葬無及先君一言。
宋自文以來。始用人殉。厚葬過於王禮。元公欲自貶損。盛
德事也。仲幾不能將順其美。可勝浩歎。然傳不叙葬。宋元
公之下。而大書於此。以見元公明知此行不歸。而志在納

此卷元一其
一假朕躬

公力疾不顧於昭子一泣。可謂生死不相負矣。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欲取以居公不書圍
鄆人自服不成圍

齊侯不伐魯。正季孫之罪。而但圍鄆。又不踐千社之約。而取鄆於魯。以居公。皆所謂無信也。蓋其遠唁也。意在拒其入齊之都也。其取鄆也。意不在復魯之國也。齊侯本無急義救患之心矣。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

龜所出地名。僂以力主反句。居具反。

為信與僭。僭吉

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起居。

伯會請往。代家

昭伯問家故也。

故事。盡對及內子。昭伯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昭伯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他再三問不對。歸及會。逆問。又如初。對。又不。至於外。而

昭伯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之皆無之。執而殺之。遂奔。東。有。郟。城。郟。魴。假。郟。邑。

按山東平。郟。魴。假。郟。邑。

欒雲問奇答

使為賈正焉

掌貨物使有幣賈若市吏

計於季氏

送計備於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

戈楯伏諸桐汝

名

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

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

相怨

及昭

伯從公平子立滅會

立以為臧氏後

會曰彼旬不余欺也

按傳言季孫為臧氏

立後以收人心

僭而吉者豈獨臧氏之子乎傳寫臧會全神已注意如然

不足以扶世教不載可也宋元信而凶臧會僭而吉兩

事並列然元公之信昭著千古會之僭小人所不為也

楚子使遺射城州屈復蒞人焉

還復蒞人於州屈居勿反音加

城邱皇

遷訾人焉

移訾人於甲皇

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

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邑

名。萊音梅。卷音樓。

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

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熊居末路。惟有築城築郭以備吳而已。

經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狂解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

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參少重在公。

秋公會齊侯

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地闕陳傳參盟也晉不復主盟。鄭音專。

公至自會居

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

周

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昭按已踰年稱天王其居其入不言使之者天王至尊史官立言之體

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陳僖召伯召伯與也詳說一以字在劉別為案在尹

名焉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易注經併上剛齊取

齊侯取鄆為己意以言公也及二十九年鄭潰而鄆曰

非魯有定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虎敗奔

齊而鄆又入於齊矣至十二年三田之歸而始爲魯有焉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逆賢侯之治命踵先君之侈妄其所爲禮乃宋人之禮而

非君子之所謂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言魯地也四字直注到三十年經書公在乾侯

夏齊侯特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莊解豐賈二人以皆季氏家臣

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縛一如瑱充耳縛卷也魚

反瑱縛直轉適齊師謂子猶印之人高齋子猶能貨子

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

齊侯有納公之意如昆至則魯季氏不

是先止為
使委其事
於公子鉏而
後彼此心照
安皆歸幣之
自置也故行
幣一段為全
篇主腦

既職之後公
子鉏復命房
有一番話俱
包在無成二
句內

為北凡八千斛臣傳申豐學問瞻敏然知守正高齋以錦示

於季氏而不知效忠於昭公失輕重之義矣

子猶子猶欲之。斲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逼先入。

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採經子猶受之。

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

示欲盡力，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貜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

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

卜知可。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

伐否。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齊大帥師從公，固非不信然病根

却在梁邱據魯三家比鄰在千里之外亦成大夫公孫朝謂

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意髮不差成大夫公孫朝謂

子子曰：有鄰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請納質。恐見

鍾云只叔敷
人般事而齊
不為者魯不
患寇情事如
蓋文之與情
後史紀响矣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

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公孫朝詐齊師言齊師圍成成人

伐齊師之飲馬於淄水者曰將以厭衆已降也厭於冉反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師及齊師戰於炊

鼻季氏師距公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魯大射之中楯瓦

繇胸汰駒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輓轉車較

上而過也駒聲子射其馬斬鞅也死改駕人魯以為馘

其俱反一作駒聲子射其馬斬鞅也死改駕人魯以為馘

司馬也而助之子車捷即淵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

其御曰又之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

齊大從野洩即聲叱之實昌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

亢子欲以公戰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齊無戰心但相

周云相擗相
措似假似真
添真欲活

不是寫如明
正見商不加
嘗魯人無長
耳

冉豎季氏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屬武子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白誓鬢鬚眉甚口孔疏鬢髮也言髮眉皆謂平子曰

必子彊武子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偶言不

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夫齊大取其耳欲

殺雍但散其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

耳擊苑子制說文擊也林雍斷其足豎遣政反而乘於他

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

此為公圍成傳經不書會齊侯以齊侯原未嘗至魯也不

嘗公以齊師以徒有齊師之名如未嘗有師也成爲孟氏

邑卽公之成也公親至成而季孫惲然拒戰猶曰事君如

在國乎季孫首惡也嚴戾在師可知叔孫亦至孟叔二氏

賊黨也。申豐女賈賊鷹犬也。而齊軍之討賊者無一非賊之羽翼。然則圍成者獨一公耳。故但書公圍成。傳曲曲寫來。使聖人一段悲憤之心皆從三字中流出。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二句頓起而下一大段節節與之相反。而納公之意頓瞭。方知子家不信二字早已斷定。使公子鉏帥師。則據已授意於鉏。鉏已徧喻諸大夫。夢夢在師中。獨有公耳。斯時帥師伐魯。未嘗先欲圍成也。公孫朝爲季氏自出一色誘之。圍成鉏非不知也。以公在行間。聊盡人事。未嘗不射彼射中。楯此射中。馬未嘗不殪。殪止一人。魯人誤以子車爲駭。戾反助子車。子車告以我爲齊人不勞出力。囊帶再叱不遺一矢。陳武失弓。竟用舌戰。林雍顏鳴俱

劉子又一勝
一敗見於
晉師之急

為季孫出力雍讓善而不戰受傷而奔猶能生反鳴冒險
以報德三呼而出如入無人咄哉苑子一耳一足獻俘昭
公蓋受命於公子組只如此也斯時齊師魯師心目中各
有一季孫彼我暗會遂爾結局而昭公從壁上觀猶以為
真來伐季真欲納我也是可悲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之屬敗王城之師子朝

於尸地名按今河南偃師縣西南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

施谷周地劉師敗績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王荆石曰景公殺納公之大義為糾合之謀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於栗周地按

丙子王宿於褚氏按今洛陽縣東丁丑王次

劉子

地可容而以
晉師一坐幹
輔何鮮無能

俞云陸核

命云同一謀
國賊札以和
姚子西以服

於萑谷庚辰王入於晉靡辛巳王次於滑萑谷晉靡滑皆周地晉靡滑本邲邑

按今偃師縣東南有滑城滑卽在其南陳傅備敬王極遠之苦晉知蹀趙鞅帥師納

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守之備子朝按今洛陽縣南闕塞山卽伊闕口

先用師守伊闕曰色子朝來路也嗚呼王室大亂五年非

劉單二公晉師雖出將索之於楛魚之肆矣

九月楚平王卒合尹子常欲立子西長庶曰太子壬昭弱

其毋非適也王子建實勝之于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

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

子建聘之是國有外援也不可瀆也言慢王有適嗣不可亂

也章若王之惡不立王秦將來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路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三

城令尹欒市
德而專政故
可句新註

大書王起師
正名也

此書周室
不此三
故周

丁未年

卷四十二

昭王

昭王

子西語步步嚴峻。非此不足以斬令尹之邪心也。有此一
段本領便是他日恢復改紀張本。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辛丑在郊。子朝遂次於尸十

一月辛酉晉師克鞏。鞏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

知子朝不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按召氏之族有從盈反

遂之而逸。王固。重見尹固名者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陰忌。子朝奔莒。周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到子單子盟。

名伯新還故。按盈逆王不遂軍圍澤。周地按今洛次於隄

上。周地。癸酉王入於成周。今洛甲戌盟於襄宮。襄王晉師

庚戌公般大。戊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在王城蔡疏三

注南齊曰此

文可配呂相

絕矣

振救二字全

段之類俞云

二句提也

又云振救二

振救二

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入王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

見子朝

奔在王入前書在王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入後王入乃告諸侯

建母弟以蕃屏別亦曰吾無尊享文武之功

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

父厲王

愆於厥身

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

附注劉炫曰不居王於堯厲王之末周

侯禪位以閒王政

本紀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疏云周

名公以其子代太子

太子得脫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

年其德位與治王政也

又顧氏謂漢書古今人表汲冢紀

年皆作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按人表錯謬汲宜王有志而後

效官教也疏云周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

於幽王子宜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換裝三

束一筆

振救四五

又一束

先叙天意以
勸諸侯文
亦不徑直

少子。伯服。好。下。同。音。干。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白。宜。用。遷。郊。鄭。山。姜。生。
 伯。服。好。下。同。音。干。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白。宜。用。遷。郊。鄭。山。姜。生。
 太。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甲。
 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鹹。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白。
 是。為。平。王。東。遷。郊。鄭。劉。氏。柱。曰。如。國。語。史。記。之。文。既。崩。衰。如。
 必。廢。其。子。未。立。為。王。而。得。稱。播。王。者。或。幽。王。死。後。其。黨。立。之。
 為。王。也。諸。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
 疾。廢。之。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
 周。生。頌。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
 不。端。子。頌。也。晉。文。殺。叔。帶。鄭。厲。後。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
 能。率。先。下。之。命。也。在。定。王。襄。王。六。年。魯。宣。秦。人。降。氏。曰。周。其。
 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其。職。王。室。
 其。有。尚。也。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其。職。王。室。
 以。為。晉。政。云。此。妖。媚。若。神。馮。之。故。云。降。妖。也。受。其。至。於。靈。王。
 亂。災。以。上。皆。是。妖。媚。至。於。靈。王。以。下。皆。子。朝。演。說。於。靈。王。
 定。王。生。而。有。頌。王。其。神。聖。聖。德。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

凶字有力以
下見救振無
人

以救救望之
是正意

子朝所持一
長字不知子
猛敬王皆六

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公劉狄。劉制亂天下。壺專行不若。謂先

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

人。傅氏曰。好行禍亂。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

潰鬼神。貫習也。慢棄刑法。倍好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謂

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思肆其兩極也。肆放不殺。朝

自震盪。播越窳在荆蠻。未有攸底。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

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穀。救其

難。其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

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此所謂先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孔疏。公卿不得私附。古之制

也。穆后及犬子壽。早夭。卽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王。之。經。先。王。不。立。愛。公。卿。無。私。王。之。庶。子。而。妾。立。之。古。之。制。也。穆。后。及。犬。子。壽。早。夭。卽。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子孫弗也

時結
儲六觀子馬
言知當日亦
信其文辭

禮記卷四十二

三

同。錢。先。主。之。制。禮。云。三。十。一。年。魯。秋。曰。子。野。非。禮。則。何。必。於。猛。母。故。朝。不。亦。唯。伯。仲。叔。季。禮。儀。圖。之。閱。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遺。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室。說。

晉師克。華名伯。卽反正。逐朝王入成周。轉危爲安。不藉諸侯之力。晉之功也。豈得以前日之罪沒其今日之善哉。或曰。成周而還其事已畢。而復錄子朝告諸侯之辭。何也。曰。正表劉單及晉人之功。以發明經義也。彼先叙成康庸建母弟意。已注到晉人兩提昔日之兄弟。以見今日之兄弟不然也。因託爲秦人降妖。以惑衆志。而深斥單旗劉狄之倡北。專之意。正大書劉單名。見首明大義爲王室紓患。

從天視到君
從君視到民
民心所在即

此○兩○人○也○再○叙○晉○爲○不○道○是○攝○是○贊○使○不○穀○播○越○荆○蠻○傳
正○見○前○此○觀○望○晉○人○之○罪○今○日○勤○王○晉○人○之○功○也○末○又○歸
罪○單○劉○贊○私○立○少○極○其○痛○心○傳○正○見○悼○王○雖○少○而○實○嫡○二
公○所○輔○者○正○疇○嘔○萬○難○卒○成○其○志○可○藉○手○以○告○先○王○也○卽
其○憤○恨○之○淺○深○以○別○事○功○之○大○小○傳○有○借○人○詆○訾○爲○已○褒
稱○者○此○類○是○也○結○段○點○出○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明○正○其
罪○則○彼○之○媿○媿○先○王○者○其○于○犯○先○王○也○彼○時○時○遣○使○以
推○焉○聽○者○卒○見○棄○於○晉○也○斥○之○曰○無○禮○而○子○朝○之○案○定○矣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疏云彗卽字也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歎○也○焉○天○道○不○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
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

天意所在
公之失德一
備字盡之機
加國則在厚
敘穢子家則
在施下被
三胸三吞已
括其中

吾以為在德
句是觀天象
後放心不悔
斯又是開誠
首後開心不
過語

周云此語如
夢初見

禳之何損也。詩大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共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也。以受方國。言文王德不遠天，人君無遠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詩。詩逸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
故，民卒流亡。言追監夏商之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為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
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區爲侯反，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
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小曰：雖無德與，女式川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切實指點是
對症良方
我不能三字
是得而又夢
疾不可瘳矣

結出天地身
限字

不及國孔疏國人是國君所有夫不得妄施樹已私惠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士不濫職不失官不治也慢大夫不收公利林解大夫不得作福以取人心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

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

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居說人君不受忠言猶可望

也孔子大聖人不能移景公之心况晏子乎

上言天道下詳人事上言脩德下言上禮總以君心爲主

卷之二十一 禮記

而天意民心皆準。諸此。彗者掃除穢惡。天著象以警人君者也。公早聞晏子之言。有傲於心。慮齊國歸於有德。固已怵然於已德之無以凝命矣。晏子乘此將平日所欲言而難於顯言者。盡情發揚。明白指出。陳氏公以厚斂敗之。陳氏以厚施取之。曰後世少情。見繼嗣可危。曰國爲其國。見唾手可得。而公欲於萬死中求一生路。則告之曰禮禮者。脩德宜民之實也。大夫不得厚施。只說得一面。必薄斂厚民。使咸得其所。而後強家無從市德。晏子之語未畢。而公謝曰不能孝子之於父母也。疾不可救。而藥不能已。晏子於公亦然。公之病固在厚斂。亦在嬖子嗣立。致生邪心。故從大倫上立論。君令臣共十事。益作兩層。諄復不置。正

之條目。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脩德格天之大原也。結出稟於天地以爲民。民心歸則天心享。陳氏者齊之孽也。上禮以脩德則孽將滅矣。何患焉。春秋盟宋後晉。弼將息傳之意。未嘗不愀然屬望於齊也。故昭公之世。載齊事獨詳。景公有志圖霸而晏子亦管仲之亞也。當此荆楚已衰。晉人無志。言聽計從。天下諸侯至齊廷矣。無如悅而不繹。痼疾難瘳。晏子於欲誅祝史篇已云。不恤後人。至此詳言之。以冀公之一悟。而公猶以爲未必然也。

吾郡周邠山容以晏子爲鄉愿。且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斯人也。予以爲不然。平仲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迹其生平和同之辨。躡貴之諷。諫誅祝史。勉君脩德。不憚指

斥陳氏得不謂之君子乎而盟崔慶於大官周旋於樂高
陳鮑之間卽謂比於小人可矣然其不失爲君子者忠君
愛國之心繩愆糾謬之義救時濟變之才皆無愧於仁人
有時而從俗則避害之心勝而全身之慮周也避害以全
其身而不當於理則私意也仁人無私故曰君子而未仁